

明儒學案

冊七

明儒學案卷五十二 諸儒學案中六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繩祖	徐北瀾	熊榮祖	劉秉楨
熊育鑫	熊育鏞	周聯慶	蕭北柄	李真實

重刊

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

張邦奇字常甫號甬川浙之鄞人也弘治中舉進士高第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逆瑾竊政先生著張騫乘槎賦以瑾喻西域騫喻附瑾者乞便地以養親出爲湖廣提學副使尋乞致仕嘉靖初起提學歷四川福建召還爲春坊庶子國子祭酒南吏部右侍郎丁外艱終喪起吏部右侍郎轉左時太宰汪鋌與霍兀厓相訐先生以和衷解之不得因不欲居要地乃徙翰林學士掌院事又加太子賓客掌詹事府事陞禮部尙書以母老上書乞骸骨弗允改南京吏部以便養又改南兵部而卒甲辰歲也年六十一贈太子太保諡文定陽明贈先生序云古之君子有所不知而後能知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則先生當日固汎濫於詞章之學者也後來知爲己之

功以涵養爲事其受陽明之益多矣謂載道之文始於六畫大備於周程朱子之書莫非是道之生生而不已也由博文之學將邇流而求源舍周程朱子之書焉適哉今之爲異論者直欲糟粕六經屏程朱諸子之說置而不用猶欲其通而窒之竅也所謂異論者指陽明而言也夫窮經者窮其理也世人之窮經守一先生之言未嘗會通之以理則所窮者一先生之言耳因陽明於一先生之言有所出入便謂其糟粕六經不亦冤乎此先生爲時論所陷也

語要

凡物交於前有所溺之謂放無所溺而勿之省也滯其情於物焉之謂放無所滯尸居懣如也而不知其所如之謂放心放矣孰求之曰心求之心求之者非人有二心心有二用也夫心至明而至剛固足以自求自復而不假乎其他也求放心者非有所索而取之也察之而已矣非有所追而獲之也斂之而已矣於其懣然不自知者惕然自省之而已矣於是收斂於至密之地而兢畏以持之不使一毫外物得容乎其中是之謂一而不二孰非其至明至剛自求而自復哉易曰不遠復孔子以顏子當之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明剛之至也故夫不精則不免於放不一則不免於放而莊周乃

曰罔象可以得之夫罔象所以失之耳

求放心說

○大學言心以無

所忿喜憂懼謂之正中庸言性以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心法也
心之發動者意也視聽飲食者身也正心之功非屬於意非屬於身
者也事物未交恂慄而已凝然中居而萬誘不敢干也忿喜憂懼一
無所有而吾心之本體翼如也易曰艮其背曰介於石曰寂然不動
曰退藏於密皆心之義也後之儒者以靜歸佛以虛歸老譬則舉家
珍而委之地也言及靜虛則以爲疑於老佛而避之譬則家珍爲人
所竊欲復之而以爲嫌於盜也瞬目而不敢一盼豈不悲乎○吾何
敢言知乎哉至神者天也至明者人也至微者心也吾皆未得而知
之夫天之道明善天下而無視聰善天下而無聽是故天之道微顯
而闡幽非微顯而闡幽也天於天下無顯無幽也有聲天聞之矣無
聲天聞之矣有形天見之矣無形天見之矣其何顯微之間之有人
之限於耳目者自其所不見聞而謂之幽天惡其若此也故從而闡
之而微之斯其損益盈虛之理也何謂至明者人曰其以耳目見聞
者愚人也達者之見聞則同乎天矣是故是非善惡愚者疑而達者
覺矣覺者辨而疑者釋矣疑者釋而天下皆覺矣是故天下之事久
而無不定何謂至微者心曰慮萌乎中非至精者弗察也弗察則不

能知吾心不能知吾心則不能知人不能知人則不能以知天不知天則不知所以畏天不知人則不知所以畏人不知心則不知所以畏心心吾之心也而畏之猶未也況又不知所以畏吾何敢不知乎哉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其自知若是之明也唯孔子知之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知人若是之微也古之君子曷爲其無不知若此知遠之近也知風之自也知微之顯也是知之始也及其至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答陽明

○中庸一書子思反

復推明許多道理只說得不知不愠四字觀其由尙綱之心推而至於無聲無臭可見矣而其要只在於時習而不已便可到純亦不已至誠無息事也○宋儒苦仁之難識悉錄論語所言仁者時誦而思之然或以公言仁或以愛言仁或以覺言仁雖各見其一隅亦足以互相發也孝弟爲仁之本孝弟立而仁道自生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一以貫之者也且以公言之父母兄弟之間或不免於形骸之隔甚則至於好貨財私妻子則至近且不能公而況能擴其民胞物與之心乎以愛言之父母兄弟之間或未能致其親愛之情甚則至於一言不合怨對生焉則至近且不能愛而況能以一身體天下之休戚乎以覺言之父母兄弟之間或未能盡其察識之心甚則至

於私欲固蔽如槁木頑石疴癢疾痛漠然若不相關而況能於天下之怨愁呻吟之聲感之卽應觸之卽動乎是爲仁之根不能立於至近之地其道何由而充大也○物理自然人不得以一毫私智容乎其間易曰易簡中庸曰篤恭周子曰誠無爲皆是此意象山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私智是也○行者酬酢克中人心行將去更無違拂之謂然不可求之於人但當反之於己言行者君子立世之樞機也一言或不忠信便起人疑一行或不篤敬便起人慢疑我慢我怎生行得去蓋人之見信由我之自信也人之見敬由我之自敬也行有不得者皆當反求諸己而已矣○人之心志得於天者本自精明本自純粹何有疾病但鄙詐之念一萌卽乖戾之私戕其和粹之氣便有疾病既有疾病則必歉焉而不自安慙焉而畏人知便是有惡於志○天地之間雨暘寒燠少乖於度則災沴見人之身榮衛脈理少失其平則疾疢作是故剛柔緩急或過而行必疚焉寬猛弛張稍愆而物必病焉夫是以有執中之允而後有協和之績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夫所謂達道者萬化不中不行萬物不中不生萬事不中不成禮不立則樂不興易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中焉止矣

襄惠張淨峯先生岳

張岳字維喬號淨峯福之惠安人正德丁丑進士授行人邸寓僧舍與陳琛林希元閉戶讀書出則徒步走市中時稱泉州三狂武宗寢疾豹房上書請內閣九卿輪直嘗藥不報已諫南巡罰跪五日杖闕下謫官世宗卽位復行人歷南武選員外祠祭主客郎中出爲廣西提學僉事調江西尋謫廣東提舉先生爲郎時上議禘祭推求所自出之帝中允廖道南議禘顓頊永嘉議禘德祖貴溪謂德祖在大裕已爲始祖不宜又爲始祖之所自出當設虛位南向而以太祖配享第未知虛位之書法宗伯李時以問先生先生請書皇初祖位議上而上從之永嘉因忌而出之外又坐以選貢非其人謫之轉守廉州時方有征交之議廉相隔一水先生言其六不可上遣毛伯溫視師先生以撫處之策語伯溫伯溫旣用其言交人莫登庸亦信向先生事未畢而陞浙江提學副使參政登庸將降問廉州太守安在於是以前官分守欽廉始受其降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轉江西巡撫以副都御史督撫兩廣討封川賊平之加兵部右侍郎再征柳州破其巢又平連山賀縣諸賊召爲兵部左侍郎陞右都御史掌院事先生任邊不通相府一幣故不爲分宜所喜湖廣苗亂初設總督以先

生當之至則斬捕略盡宣慰冉玄陰爲苗主苗平懼誅乃嗾龍許保吳黑苗掠恩州行金嚴世蕃使罷先生華亭執不可止降兵部侍郎已而生擒龍許保而黑苗尙匿玄所先生劾玄發其通賄事世蕃益怒然而無以難也未幾黑苗就擒三省底定先生亦卒復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襄惠先生曾謁陽明於紹興與語多不契陽明謂公只爲舊說纏繞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先生終執先入之言往往攻擊良知其言學者只是一味篤實向裏用功此心之外更無他事是矣而又曰若只守個虛靈之識而理不明義不精必有誤氣質做性人欲做天理矣不知理義只在虛靈之內以虛靈爲未足而別尋理義分明是義外也學問思辨行正是虛靈用處舍學問思辨行亦無以爲虛靈矣

論學書

良知之言發於孟子而陽明先生述之謂孝弟之外無良知前無是言也迨雙江以其心所獨得者創言之於愚心不能無疑亦嘗面質雙江矣尙未盡也子思之言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而又申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以性道之廣矣大矣無不備也而指其親切下手處示人不越乎喜怒哀

樂已發未發之間所謂戒懼者戒懼乎此而已所謂謹獨者謹獨乎此而已至孟子又發出四端之旨而特舉夫赤子入井噉爾蹴爾睨視顙泚以驗良心之不容泯滅者亦可謂深切痛快無餘蘊矣學者只依此本子做去自有無限工夫無限道理固不必別尋一二事以籠絡遮蓋之也明德新民之說往歲謁陽明先生於紹興如知行博約精一等語俱蒙開示反之愚心尙未釋然最後先生忽語曰古人只是一個學問至如明明德之功只在親民後人分爲兩事亦失之憊然請問先生曰民字通乎上下而言欲明孝之德必親吾之父欲明忠之德必親吾之君欲明弟之德必親吾之長親民工夫做得透徹則己之德自明非親民之外別有一段明德工夫也岳又起請曰如此則學者固有身不與物接時節如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又如禮記九容之類皆在吾身不可須臾離者不待親民而此功已先用矣先生謂明德工夫只在親民不能無疑先生曰是數節雖不待親民時已有此然其實所以爲親民之本者在是岳又請曰不知學者當其不睹不聞之必戒謹恐懼屋漏之必不愧於天手容之必恭足容之必重頭容之必直等事是著實見得自己分上道理合是如此工夫合當如此則所以反求

諸身者極於幽顯微細而不敢有毫髮之曠闕焉是皆自明己德之事非爲欲親民而先此以爲之本也如其欲親民而先此以爲之本則是一心兩用所以反身者必不誠切矣故事父而孝事君而忠事長而弟此皆自明己德之事也必至己孝矣忠矣弟矣而推之以教家國天下之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者莫不然矣然後爲新民之事己德有一毫未明固不可推以新民苟新民工夫有毫髮未盡是亦自己分上自有欠缺故必皆止於至善而後謂之大學之道非謂明德工夫只在新民必如老先生之言則遺却未與民親時節一段工夫又須言所以爲親民之本以補之但見崎嶇費力聖賢平易教人之意恐不如是也先生再三鑄誨曰此處切要尋思公只爲舊說纏繞耳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夫以陽明先生之高明特達天下所共信服者岳之淺陋豈敢致疑於說顧以心之所不安者又次爲書於名公而不明辨以求通焉則爲蔽也滋甚矣與郭淺齋○格物之說古人屢言之及陽明而益詳然鄙滯終不能釋然者蓋古人學問只就日用行事上實下工夫所謂物格者只事理交接念慮發動處便就辨別公私義利使纖悉曲折昭晰明白足以自信不疑然後意可得而誠心可得而正不然一念私見橫據於中縱使發得十分懇到如

適越北轅愈驚愈遠自古許多好資質志向甚正只爲擇義不精以陷於過差而不自知者有矣如楊墨釋氏豈有邪心哉其流至於無父無君此其病根所在不可不深究也來教云格物者克去己私以求復乎心之體也但必先辨乎公私之所在然後有以克而復之此其節級相承脈絡相因吾學之所定疊切實異於異教之張皇作用者只這些子且如讀書講明義理亦是吾心下元有此理知識一時未開須讀古人書以開之然必急其當讀沉潛反覆使其滋味浹洽不但理明卽此就是存養之功與俗學之支離浮誕者全不同豈有使之舍己工夫而終日勞於天文地理與夫名物度數以爲知哉無是事也數年來朋友見教者甚多終是胸中舊根卒難掃除而私心習之旣久又不忍遽除之也與聶雙江書下二條同○今之論文章者必曰秦漢蓋以近時之軟熟鉅釘爲可厭也講讀者必曰自得亦以傳注之拘滯支離學之未必有得也夫真能以秦漢之文發其胸臆獨得之見洋洋乎通篇累牘而於根本淵源之地未必實有得焉君子未敢以作者歸之也況所謂秦漢者乃不出晚宋之尖新稍有異於今之軟熟者爾實亦無以異也暗鬱而不章煩複而無體奔走學者於

誦誕險薄之域反不若淺近平易猶得全其未盡之巧之爲愈也秦漢之文見於班馬氏所載多矣其深厚醇雅之氣明白正大之體曾有一言一事誦誕乎哉今之自詫爲秦漢者恐未必於班馬之書有得也有得於中則其發也必不掩矣乃欲厚自與而疑學者其亦可悲也夫自得之言出於孟子其意亦曰漸漬積累自然有得爾夫豈必於排擯舊說直任胸臆所裁而謂之自得哉三代而下數聖人之經秦火之後人自爲說至程朱始明矣雖其言或淺或深或詳或略然聖人遺意往往而在學者不讀之則已如其讀之也豈可不深造而致其詳詳讀古人之書而有得其淺深詳略之所存意有未安姑出己見爲之說期於明是理以養心而已矣不在創意立說以駭人耳目也有是心而言又或未當其自蔽也甚矣嗚呼學之不講久矣文章議論古人講學不以爲先也今也窮日力以從事於此猶不得其要領況其遠且大者乎此類得失本無足辨然場屋去取學者趨向繫焉新學小生心目譾薄一旦驟見此等議論必以爲京師好尚皆如此其弊將至詭經叛聖大爲心術之害有不可不深憂而豫防者故一伸其拳拳之喙○出院習禮蓋將使學者知舉業之外有此一段本領工夫若於此信得及做得是日積月累滋味深長外面許

多淺俗見解自然漸覺輕小矣此學不講已久今聚八郡之士終日羣居若不就日用最親切處指示下手工夫使之有所持循據守以交相勸勉漸次有得而但務爲渾淪籠統之語以詔之則恐聽者未悉吾意其材質高者未必實用其力先已啓其好高助長之心其下者又隨語生解借存養之目以爲談說之資此其病痛面目證候雖與俗學不同而其根於心術隱微反有甚焉者不可不察也昔夫子之教以求仁爲先仁卽心也心卽理也此心所存莫非天理默而成之而仁不可勝用矣此數言者以夫子之聖七十子之賢提耳而教之可以不終食而頓悟者而夫子則不然也顏淵問仁告之以克己復禮而其目在視聽言動仲弓問仁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樊遲問仁告之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告之以其言也訥而已顏子所問者仲弓不得而與聞也仲弓所問者樊遲不得而與聞也至樊遲所問者司馬牛又不得而與聞也聖門之教因人成就如此其曰視聽言動曰出門使民曰居處執事與人皆就日用最親切處指示人下手工夫故曰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曰恭曰敬曰忠曰訥真如漢廷之法較若畫一使人卽此目下便有持循據守才質高者不得躐此而不及者亦可以企

此以有爲所謂非僻之心惰慢之氣自將日銷月化於冥冥之中而不自覺此所謂聖門之學也無他只是有此實事實功而已矣夫豈在別尋一個渾淪之體以爲貫內外徹幽顯合天人使人愛慕玩弄而後謂之心學也哉且就講禮一節言之如士相見冠昏鄉射飲酒之禮之類不講之則已如欲學者之講之也則不但告之曰禮者理也理者性也性者心也心存則性存而禮在其中矣必使治其文也習其節也而又求之其義也則必據經傳質師友而反求於心然後有以得其節文意義之不可苟者而敬從之夫然後謂之善學顧其中間自始至終皆以實欲行禮之心主之爲有異於剽竊徇外以欺人者爾易曰同歸而殊途百慮而一致此言理本自然人不可私意求之爾旣曰殊途曰百慮不可謂全無分別也故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然至論心自是心性自是性天自是天如人之父子祖孫本同一氣豈可便以子爲父而祖爲孫哉昔之失之者旣以辨析太精而離之使異今欲矯其失必欲紐捏附會而強之使同可謂均亡其羊矣不如且釋同異之論令學者且就日用切己實下功夫如讀書不必泛觀博覽先將學庸語孟端坐疊足澄心易氣字字句句反覆涵泳務使意思昭晰滋味泛溢反之吾心實有與之相契合處如習禮

則冠射相見等用之有時日識其節文大義亦當必求其所謂不可須臾去身者如曲禮少儀玉藻中所記動容威儀之節逐條掇出相與講明而服行之坐時行時立時拜跪時獨處時至應事接物時提掇精神常常照管使其容色無時而不莊敬動作無事而不節守少有放肆失禮則朋友又得指其失而箴規之如是雖於學問之淵源統紀未能深造然就此著實規矩安頓身心資質高者自能循此上達其下者亦有以養其端慤醇篤之性不至於道聽塗說揣度作用重爲本體之害矣○所喻物則云云此是文公教人下手窮理工夫十分親切處真能見得事事物物上各有義理精微不差則所謂人心道心氣質天性亦各有著落以爲省察存養之端今之學者差處正是認物爲理以人心爲道心以氣質爲天性生心發事縱橫作用而以良知二字飾之此所以人欲橫流其禍不減於洪水猛獸者此也若老釋外事物以求理其學雖差要於虛空中實有所見豈若今人之恫疑虛喝其高者入於奸雄以下殆類俳優此風不息不知將何止極也與黃泰泉○爲學之道以心地爲本若真見所謂心者而存養之則其本體固自正然非體察精密義理明晰有以備天下之故於寂然不動之中而曰心得其正者未之有也近時不察乎此紐

捏附會惘疑虛喝既不知有義理工夫之實而亦安識所謂心體也哉其團合知行混誠正於修齊治平而以心字籠罩之皆謾爲大言者也岳之疑此久矣朋友間一二有志者皆相率而入於此無可與開口者又恐徒爲論辨而未必有益故於門下每傾心焉又思近時所以合知行於一者若曰必行之至然後爲真知此語出於前輩自是無弊其曰知之真切處卽是行此分明是以知爲行其弊將使人張皇其虛空見解不復知有踐履凡精神之所運用機械之所橫發不論是非可否皆自謂本心天理而居之不疑其相唱和而爲此者皆氣力足以濟邪說者也則亦何所不至哉此事自關世運不但講論之異同而已

答張雨川

草堂學則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所以立教之法則內自一心以至身之動作威儀莫不各有其養焉聖賢教人之目多矣未有不先得於此而能進乎其餘者也後世家塾之法旣壞父兄所以教子弟者不過責以記覽之富綴述之工以爲足以應有司之求則亦已矣然學者材質不同亦有終身不得至者焉方且伉伉焉爲之不厭若反其本而責之身心之間則其心固能思耳目口鼻四肢固

能視聽而運動特因其思而使之存之因其視聽運動而約之使入
規矩非有品節分限不可必至者學者顧乃爲彼而不爲此其亦無
以是語之而弗思耶今故掇取孟子所論存養之功與夫動作威儀
之則見於曲禮少儀諸篇尤近而易守者數條列於草堂北壁使諸
弟子輩朝夕觀誦深體而服行之雖其規模條理不若古人廣大詳
密然以存其良心伐其邪氣收斂端嚴培植深厚由是而讀書窮理
以充拓其體應事接物以發揮諸用隨其材質分量之所及以進之
亦不患於無其本矣不知務此徒以記問綴述爲事雖使聖賢訓典
充腹盈紙猶不得謂之善學而況今人無用之空言邪嗚呼小子念
之斯古人切己之實學也由此而學之則爲君子背此而學之雖有
學焉猶不學也亦陷於小人而已矣汝不欲爲君子則已如其欲爲
君子舍是吾無以教汝矣念之哉

孟子

仁人心也章

牛山之木章

鈞是人也章

養心寡欲章

右存養之要

凡四條

仁者此心之本體也心而無仁則非心矣故孟子以人心目之然心
之所以放者日晝之爲有以害之也日晝之害莫甚於耳目之欲先